

古籍勘误五则

郑慧生

摘要:《楚辞·九叹》里的“九魃”，王逸注为北斗九星。误，“九魃”应是“魃萑”，是一种能食人的猛兽。《墨子·备城门》中的“我长七寸”，“我”字不误，意为戈矛式武器，不烦改字。《山海经·中山经》中的“居逵”，是一组反切拼音。《晋书·天文志》中的“第三星主五星”，应为“第三星主五行”。《书断》中的“杨固《北都赋》”，应当为“阳固《北都赋》”。

关键词:形讹；音讹；注文误入正文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3-0028-03

一、“九魃”不是“北斗九星”

《楚辞·九叹·远逝》说：“合五岳与八灵兮，讯九魃与六宗。”王逸注：“九魃，谓北斗九星也。”这个注写得太离谱。北斗七星，为古今人所习见，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了九星！洪兴祖为之弥缝，补注曰：“魃，星名也。北斗七星，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这也令人不解，好端端一个北斗七星，为什么要加上两颗不亮的小星，变“七星”为“九星”，有这个必要吗？

《山海经·东山经》说：“北号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其名曰魃萑，亦食人。”今本《山海经》，均因柳宗元《天对》误萑为雀，而亦误之。但萑、雀两字，迥然有别。《说文》：“萑，鸛属，从隹从艹，有毛角。所鸣，其民有祸。”又：“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萑、雀二物，一为鸛鸛类的凶禽，一为恬静依人的小鸟，二者怎能混为一谈？《楚辞·天问》说：“鲧鱼何所，魃堆焉处？”王逸注：“魃堆，怪兽也。”魃堆怎么会是怪兽？“堆”一定是个错字。它本作萑，写作𦵏，变体为隹。浅人不识，以其形近，传抄为堆。魃萑，鸛鸛类之凶禽。古代禽兽通称^①，所以王逸注曰：“魃萑，怪兽也。”这样看来，《楚辞》里的“魃堆”，应是“魃萑”之误。柳宗元写《天对》时，是《楚辞》已经错成

了“魃堆”，还是《楚辞》尚没有传错，而是柳宗元搞错了、写错了？甚至柳文也没有错，倒是唐代以后的人把它给传抄、刻印错了。不管怎样，总之今见之《天对》云：“魃雀在北号，惟人是食。”从此以后的《山海经》传本，就把“魃萑”错成了“魃雀”。

回头再来说《楚辞》，它的《天问》里的“魃堆”应该写作“魃萑”；它的《九叹》里的“九魃”也不能注作“北斗九星”。柳宗元的《天对》里的魃雀也应改作“魃萑”，更不用说《山海经》里的“魃雀”也要照改无误。

二、“我长七寸”

《墨子·备城门》说：“我长七寸，我间六寸。”我字之义不为毕沅所识，于是认定那是个错字。竟以己意改之为戈。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又改我字为杙。我、杙之形更相近了，但同样是个错误。

甲骨文中有我字，写作𠄎，象一只张挂着旗子的矛，代表一个团体。团体都有武装，因而以矛象之。古人群居，当时只有集体，不显出个人。大家都在氏族公社中生活，氏族公社就是“我”，我就是武器。因此“我”字之义就有二：1. 集体。2. 武器。我字之义为武器即戈，因此，“我长七寸”即戈长七寸。文义明确，不烦改字。

又《备蛾傅》说：“找长五尺。”找为我字之讹。王引之不知，云“找当为杙”（《间诂》引）。《备城门》言“我长七寸”，《备蛾傅》言“找（我）长五尺”，同为一物，为什么长度不同？一云我之矛头长七寸，一言我之矛身長五尺耳！

① 见拙著《山海经（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4页。

收稿日期：2008-11-18

作者简介：郑慧生（1937—），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三、“居逵”为“𩺰”字之反切

《山海经·中山经》有“半石之山”，其文曰：

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多𩺰鱼，
状如𩺰，居逵，苍文赤尾，食之不痛，可以为
痿。

文中“居逵”一词，甚不可解。郭璞注：“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逵为水中之穴道交通者，而“居”字又作何解？郭璞没有说。莫非𩺰鱼所居，尽在水中穴道交通处吗？

“居逵”一词，《御览》卷939引作“居逵”。居逵何义？此后无人言及。

《文选·江赋》曰：“鱼则江豚、海豨、叔鲐、王𩺰、鲭、鰈、鲙、鲮、鲉、鲑、鲙、鲙、鲙。”李善注：

《山海经》曰：𩺰，其状如𩺰，居逵切，
苍文赤尾。郭璞曰：音滕。

李善注所引的这一段经文，和今本《山海经》文句相同，只多了个“切”字。这一下使人恍然大悟了，原来那个“居逵”（或曰居逵），根本不是经文中的一句话，而是一组反切拼音字。它仅仅表示𩺰字的读音为“居逵切”而已。《太平御览》不知其中道理，竟把“居逵”误作“居逵”，给读者头上，又着一通雾水。

这样会有人问，“居逵”是一个注音，它是怎样孳入经文中来的呢？我想它是这样来的：《山海经》成书于刘向；传至汉末，学者已初识反切，见经中“𩺰”字生僻，遂标其音为居逵。郭璞见了，不知二字为注音，竟当经文为之作注，曰：“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谬甚。李善为《文选》作注，见“居逵”二字，知是反切注音，始加“反”字。宋人恶“反”，于是在《文选注》雕版时，遂改“反”为“切”字。所以今日的六臣注《文选》才说：

《山海经》曰：𩺰，其状如𩺰，居逵切，
苍文赤尾。郭璞曰：音滕。

这就是《山海经》一书“居逵”误注的来历。

四、不是“主五星”而是“主五行”

《晋书·天文志》说：

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谓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忧。（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89页）

《隋书·天文志》所记“北极五星”与此文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530页）

这就令人奇怪了。“北极第三星”不过是个庶子，其它各星都是太子、帝、天枢……之类的权贵，“庶子”有什么资格去“主”那些比自己还要位高势大的“星”呢？要说庶子所管的那些星不是北极五星而是其它五星的话，那么其它五星又是北极之外的哪些星呢？庶子有权力去主北极以外的星吗？

查《宋史·天文志》，知北极第三星的职能，不是“主五星”，而是“主五行”：

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为天枢……第一星主月，太子也。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谓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行，庶子也……（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974页）

太子主月，帝星主日，日月为天地之主；庶子主五行，五行为万物变化之纲。至于说到其它，则恒星为经，行星为纬。不论是经、是纬，各自运行，连“太子”都不能管它，何况“庶子”？所以说，庶子“主五星”是错误的，应以“主五行”为是。

《晋书》《隋书》《宋史》，二作“主五星”，一作“主五行”。三占从二，不是应以“主五星”为正吗？不，学术问题不能作举手表决。何况《晋书》《隋书》，一脉相传，前者的错误被继承到了后者中来。唐太宗领衔修《晋书》，下面人能不趁机偷懒？结果书中出现错误，没有人愿去管它，也像后世御言“千夫就是敌人”没人敢管一样。这时长孙无忌领衔修撰《隋书》，以讹传讹，当然仍让庶子“主五星”。元人修《宋史》，他们不给唐太宗君臣一点面子，遂把这个错误改了过来。但元人只改《宋史》不校《晋书》《隋书》，致使“主五星”之说继续蔓延。到了清末，王先谦撰《汉书补注》解释“北极星”一词，仍然引用《晋书》这一错误。中华书局点校《晋书》《隋书》，也没有将这一病句校正过来。

五、不是“杨固”是“阳固”

唐人张怀瓘《书断》曰：“又杨固《北都赋》云：‘王次仲匿术于秦皇，落双翻而冲天’。”

王次仲的故事，流传于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说：“阳沟水西迳大翻、小翻山南……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苍颉旧文为当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化为大鸟，翻飞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看了这个故事，于是北魏人作《北都赋》曰：“落双翻而冲天”。但写《北都赋》的，是北魏阳固，而不是杨固。《魏书·阳尼传》说：阳尼有从孙阳固，曾作南北二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收有阳固《北都赋》《南都赋》存目。《天中记》卷7下“山部·大翻条”载：“落双翻而冲天，注：阳固《北都赋》。”但《四库全书考证》卷65却说：“班固《北都赋》，刊本班讹阳，今改。”（2726页）但这一改，却把正确改成了错误。班固曾写过《两都

赋》，那两都指的是长安和洛阳；阳固写的南北二都赋，两都指的是洛阳和大同。硬说班固写了《北都赋》，汉代的北都在那里呢？那个时代有北都吗？

从《魏书》《天中记》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都记载着阳固曾写过《北都赋》，因此，《书断》所言“杨固《北都赋》”，杨字是个误字，当改为“阳”，《四库全书考证》改阳为班，更属随意雌黄鲁莽灭裂，不可为法。

Five Notes of Corrigenda on the Ancient Book

ZHENG Hui-sheng

(Henan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Henan Kaifa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Wang yi annotated Jiu-qi,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Chu-ci Jiu-tan with Triones and other two stars. The paper doesn't agree with the viewpoint and point out the Jiu-qi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Qizhui, a predatory bird prey on human being. The word Wo in the short sentence *wo is seven inches in length* in the book *mozi beichengmeng* should be explained as a kind of weapon like spear or dagger. The word jukui in the book *shanhajing zhongshanjing* should be phonetic symbol. The words *the third star master the five stars* which is in the book *astronomic record of jinshu* should be *the third star master the five elements*. The words *the book of beidufu written by yanggu* in the book *shuduan* should be *the book of beidufu written by yanggu*.

Key words: Script Confusion; Pronunciation Confusion; Notes mintaked as text

(责任编辑:石磊)

(上接第 88 页)

对诗歌的字、句、意、格的锤炼其实就是对诗歌全方位的锤炼琢磨。晚唐五代诗格提出字、句、意、格的标准：一曰句欲得健。二曰字欲得清。三曰意欲得圆。四曰格欲得高。（《金针诗格》“诗有四得”）这大概就是多方面磨炼之后应该达到的最佳效果吧。

Molian: The Core Theory of Poetics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 Shige-centric study

LI Jiang-f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250014)

Abstracts: “Molian” (polish) is the core theory of poetic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hich reflected not only by the Specific theory on it but also the author groups of Shige and the Poetry cases in Shige of these times.

“Molian” theory of Shige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ummarized in A full range of the polish to words verses Implication and “Ge” (style) in poetry writing and reflects to many of the requirements in poetry writing in theory.

Key words: “Molian” (polish); Shige;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责任编辑:黄云鹤)